

居延汉简中的“芳”和“芳橐”

尉侯凯

(武汉大学 简帛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居延汉简中的“芳”,有动词、名词两种用法。“芳”作为动词时应读为“铔”,是割、削的意思。“芳”作为名词时意为芦苇的花絮,是用来引火的信物。“芳橐”则为盛放芦苇花絮的囊袋。

【关键词】居延汉简;芳;芳橐;芳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4-0062-04

The Tiao(芳) and Tiaotuo(芳橐) in the Juyan(居延) Bamboo Slips

YU Hou-kai

(Research Center of Bamboo Slips and Silk Manuscrip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e tiao (芳) in the Juyan (居延) Bamboo Slips, which has two uses, verb and noun. When tiao (芳) as the verb should read as tiao (铔), that means cut. And when tiao (芳) as the noun means reed catkins, that is pledge of ignition. The tiaotuo(芳橐) is the bag which contains the reed catkins.

Key words: Juyan(居延) Bamboo Slips; tiao(芳); tiaotuo(芳橐); le(芳)

在居延汉简中,“芳(芳)”不但可以用作动词与“胡麻”、“慈其”、“茭”、“苇”、“蒲”等名词连用,也用作名词与“橐”组合成“芳(芳)橐”一词,此外,还作为名词单独出现,如“芳一斗”、“芳一斤”等,对“芳(芳)”、“芳(芳)橐”的解释,学者们意见不一,笔者经过梳理相关简文,并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由于学者们通常把用作动词的“芳(芳)”和名词词组“芳(芳)橐”放在一起讨论,所以这里也先把部分涉及的简文罗列如下:

□□卒芳胡麻 《居延汉简甲乙编》^① 123.63

廿人芳慈^② 其百束率人八束 《居延汉简甲乙编》33.24

定作八人芳茭五百□ 《居延汉简甲乙编》403.16

[收稿日期] 2017-04-12

[作者简介] 尉侯凯(1987—),男,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出土文献研究。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

② 慈,原释文误作“慈”,裘锡圭先生改释为“慈”,见裘锡圭:《〈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续二)》,《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

官易檄有书檄到遣卒芳^①苇辄莫还持状诣官易 《居延汉简甲乙编》101.30

长斧四皆破却 芳马矢橐各一^②毋 蒲薪木薪各二石 □苳九 狗庞二 狗二 □户壑三百 《居延汉简甲乙编》506.1

裘锡圭先生认为上揭简文“芳”字所从之“力”是“刀”的讹体,故均改释为“芳”,进而认为:

劳氏《考证》把 506.1 的“芳”字释作“刈”,“刈”的意思是用刀割草。“芳”字从“艸”从“刀”,正可会割草之意。“刈”字古本作“艾”。《诗·周颂·臣工》“奄观铄艾”,释文:“艾,音刈。”《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释文本“刈”作“艾”(这个“艾”跟当草名讲的“艾”只是偶然同形)。“芳”可以看作是“艾”的变体。……刈橐当是刈草所用之橐。与刈橐并提的马矢橐大概是拣马粪用的。^③

初师宾先生则将“芳慈其”、“芳茭”、“芳(或作“芳”)苇”之“芳”读为“扌”,训为采集、束缚,而将“芳橐”之“芳”视为“芳”之讹字,芳训为苇华,芳橐即储盛苇蒲芳絮的囊袋:

芳,过去或误释为“芳”、“刈”。《说文》:“芳,苇华也,从艸、刀声,徒聊切。”而“芳”,同扌、音勒,为动词。居延简有“芳苇”、“芳慈其”、“芳茭”、“芳蒲”,见甲 584、1818 及简 33.24 等。苇蒲可筑积薪、编席;茭为牛马草料;慈其亦草名,疑即“茭茭”,又名白草,可编纂绳索。芳为以手采集、束缚。刈则为剪、斩、断、绝,乃以利刃伐除之,居延简又作“伐茭”、“伐苇”、“伐蒲”、“伐慈其”。故“芳”字不当释“刈”字,二字之间颇有区别。芳,实指苇、蒲类植物多毛刺之花食,顺风扬撒,亦可眯刺敌人睛目,作用略同于糠秕灰末。芳橐,乃储盛苇蒲芳絮的囊袋。^④

薛英群先生从之:“芳橐,《说文》:‘芳,苇华也。’橐,盛苇华的袋子,其用途也应是防守时掷出,以眯敌目。”^⑤

今按:裘锡圭先生认为简文“芳”是“芳”之误写,可信。上揭简文“芳慈其”、“芳茭”、“芳苇”,在其他简文中又作“伐慈其”(《居延汉简甲乙编》33.24)、“伐茭”(《居延汉简甲乙编》168.21)、“伐苇”(《居延汉简甲乙编》317.31),可知“芳(芳)”表示的是一个动词,其含义应与“伐”相近。劳榦先生释“芳”为“刈”,“刈”有割取之义,但“芳”、“刈”在声音、字形上均相差甚远,二字应无相通的可能,裘锡圭先生认为“芳”从艸从刀,可会割草之意,似乎缺乏相应的证据,且“芳”字见于《说文》“苇华也。从艸,刀声”,汉代人应该不会再造一个从艸从刀训为割草的“芳”与《说文》从艸从刀声训为苇华的“芳”相混,故将“芳”视为“刈”之变体的说法恐难成立。初师宾先生将“芳慈其”、“芳茭”、“芳苇”之“芳”读为“扌”,训为采集、束缚,虽然将“芳”解释为动词,但放入上揭简文中似难使文意通顺,这些“芳”应如裘锡圭先生所说,乃“芳”之讹字,但“芳”非“刈”之变体,而应读为“铍”,《吕氏春秋·简选》“可以胜人之长铍利兵”,高诱注:

① 芳,原释文误作“前”,陈直先生改释为“芳”,认为“芳”即“锄”字省文,“《流沙坠简》考释卷二戍役类第三十一,魏晋时将张金部简文有‘蒔五十亩’,王国维释‘蒔’为‘锄’。居延简亦有‘会卒芳胡麻’、‘廿人芳慈’,故‘芳’为‘蒔’之简写”。见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续)》,《考古》1960年第10期第47页。按“蒔”字从且得声,即使有所简写,应该不会省去声旁而作“芳”,故陈直先生读“芳”为“锄”恐难信从。且细察图版,原误释为“前”的字上从艸,下从刀,确应释为“芳”。

② “芳马矢橐各一”,裘锡圭先生指出其意谓芳橐、马矢(屎)橐各一,居延新出“橐他莫当燧始建国二年五月守御器簿”所记守御器,即有“马矢橐一”,又有“芳橐一”,可证。见裘锡圭:《汉简零拾》,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简牍帛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③ 裘锡圭:《汉简零拾》,第86-87页。

④ 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收入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3-184页。

⑤ 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01页。

“铍,读曰苇苕之苕。”“苕”即“芳”的后起字,既然“芳”与“铍”读音相同,那么二字当可通用。而“铍”训为割、削,与“刈”含义相近,《诗·周颂·臣工》“庠乃钱铍”,毛亨传:“钱,铍。”孔颖达正义引《世本》宋仲子注:“铍,刈也。”《庄子·外物》“铍鐻于是乎始修”,陆德明释文:“铍,削也,能有所穿削也。”把上揭简文的“芳”读为“铍”,训为割、削,文义是很通顺的。

“芳苇”一词还见于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汉简:

水深一尺以上至二尺不可芳^①苇方日夜 《肩水金关汉简(肆)》^② 73EJT37:87

十二月省卒芳苇 《肩水金关汉简(伍)》^③ 73EJF3:565

简 73EJT37:87 “水深一尺以上,至二尺,不可芳苇”,谓水深一尺至二尺,便不可以砍伐芦苇。如将“芳”读为“扌”,训为束缚,放入简文中,水深一尺至二尺,便不可以捆绑芦苇,显然也是说不通的。简 73EJF3:565 “十二月省卒芳苇”,“芳”字亦为“芳”字之讹。

初师宾先生虽然将“芳慈其”、“芳苕”、“芳苇”之“芳”读为“扌”并不准确,但他认为“芳橐”是储盛苇蒲芳絮的囊袋,则是基本可取的意见。在居延汉简中,“芳橐”常与“马矢(屎)橐”一起出现,除上揭《居延汉简甲乙编》506.1 记载的大湾守御器簿外,还见于莫当隧守御器簿:

马矢橐一 布表一 储水罍二

芳橐一 布烽三 坞户上下级各一 《居延新简》EJT37.1545、1549^④

又见于《肩水金关汉简》:

芳(当为“芳”)马矢橐币负二算 《肩水金关汉简(伍)》72EJC:119

马矢橐既然是盛放马屎的囊袋,芳橐与其结构相似,当解释为盛放苕苇的囊袋,那么裘锡圭先生认为刈橐是刈草所用之橐的说法就难以成立了。“芳橐”之“芳”确指芳苇,是一个名词,以下数简也可以证明:

芳一斗 《居延新简》^⑤ EPS4T2.45

芳一斤烟造四 《肩水金关汉简(貳)》^⑥ 73EJT21:182

芳七斗 《肩水金关汉简(貳)》73EJT21:250

芳一斗 《肩水金关汉简(伍)》73EJD:370

“芳(芳)”显然应指某种物品。《居延新简》EPS4T2.45“芳一斗”,初师宾先生认为,“芳”应改释为“芳”,释“芳”或“刈”则文义不通,亦与守御器的楬签制度不合^⑦。这是可信的。芳指芦苇的花絮。既然“芳”可以作为一类物品存在,那么“芳橐”当为收集“芳”这一类物品的囊袋。

肩水金关汉简又有“苇橐”的记载:

□程以□□苇橐一黍一斗半如 《肩水金关汉简(壹)》^⑧ 73EJT10:26

苇橐应为盛放芦苇的囊袋,相应地,芳橐则为盛放芦苇花絮的囊袋,芦苇及其花絮体积、用途各有不同,因而需要用不同的囊袋进行盛放。

① 芳,原误释为“芳”,笔者据图版改释为“芳”,见《肩水金关汉简零札七则》,《西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36页。

②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肆)》,中西书局,2015年。

③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伍)》,中西书局,2016年。

④ 此二简的释文,引自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第145页。

⑤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

⑥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貳)》,中西书局,2013年。

⑦ 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第183页。

⑧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中西书局,2013年。

至于“芳”的用途,初师宾先生认为“芳橐”常与“马矢橐”并列,其用途应该相似,并根据《墨子·备城门》“灰、康、秕、坯、马矢,皆谨而藏之”、《通典·守拒法》“灰秕糠麸,因风于城上掷之,以眯敌目”等记载,认为马矢(屎)等物能眯伤敌人耳目,扰乱其进攻势头,芳为苇、蒲类植物,多毛刺之花食,顺风扬撒,亦可眯刺敌人睛目^①。按顺风投掷马屎,需要在较高的城楼之上,而且数量必然巨大,从《居延汉简甲乙编》213.50“干马矢三石”、501.1“沙、马矢各二石”、《居延新简》EPT31.67“马矢二石”等记载来看,各燧储存的马屎数量大都偏少,应该不是专为战争准备的,从烽燧的高度来看,顺风投掷马屎恐怕也难以起到多少实际效果。各燧储存的马屎,一部分应该被用于涂抹建筑物,如《居延汉简甲乙编》264.32“上不骚除,不马矢涂”即可证明。此外,马屎还具有燃料的功能:

茹十斤 马矢六石 匚 《肩水金关汉简(貳)》73EJT21:182

茹为发火信物^②,马矢(屎)与茹并举,说明马矢(屎)应当是被用作燃料的。马、牛等牲畜的粪便经风干后,比较容易点燃,陈师道《后山谈丛》卷四曾谈道:“油绢纸、石灰、麦糠、马矢、粪草,皆能出火。”所以古代的一些地区把风干后的马、牛屎当作燃料生火做饭,如《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十《饮食部八》引三国魏应璩《薪》诗云:“灶下炊牛矢,甑中庄豆饭。”《齐民要术》卷八:“取干牛屎,圆累,令中央空,然之不烟,势类好炭者。能多收,常用作食,既无灰尘,又不失火,胜于草远矣。”《宋史·洪皓传》:“尝大雪薪尽,以马矢然火煨面食之。”抑或将作为燃料的马屎用于军事,如《新唐书·浑瑊传》:“瑊前与防城使侯仲庄揣云梁所道,掘大隧,积马矢及薪然之。”居延汉简中的马矢(屎),应该有相似的用途。

既然马矢(屎)的用途不是眯伤敌人耳目,那么顺风扬撒“芳”以眯刺敌人睛目的推测恐怕也值得商榷了。质量极为轻微的芦苇花絮,对眯刺敌人睛目的效果应该是微不足道的。退一步讲,即使“芳”有眯刺敌人睛目的效果,但西北地区的风向瞬息万变,战争中是无法保证扬撒出去的“芳”不被吹回到自己一方的,故而这种说法实难成立。

众所周知,作为燃料的马屎点燃时,需要一定的发火信物,如前提到“茹”,初师宾先生认为茹是艾蒲絮末一类植物,经干燥、碾碎并焦焙而成。^③于豪亮先生读“茹”为“絮”,指引火用的乱麻或破絮^④。笔者认为,芳(苳)为芦苇花絮,其用途应该和“茹”相似,是用来引火的信物。上揭《居延新简》EPS4T2.45“芳(芳)一斗”、《肩水金关汉简(貳)》73EJT21:250“芳(芳)七斗”、《肩水金关汉简(伍)》73EJD:370“芳(芳)一斗”,说明当时“芳(芳)”的储量并不多,但因其燃点较低,在钻燧取火时是理想的引火信物。《肩水金关汉简(貳)》73EJT21:182“芳(当为‘芳’)一斤,烟造四”,烟造即烟灶,施放烟火灶^⑤,”芳”与“烟造”并举,也说明“芳”应与烧火的燃料有关,根据其“苇华”的本义,将它视为燃料引火的信物,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参 考 文 献]

- [1] 裘锡圭.《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续二)[J].人文杂志,1982,(2).
- [2] 裘锡圭.汉简零拾[A].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简牍帛书卷[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 [3] 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A].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 [4] 沈 刚.居延汉简语词汇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① 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第183-184页。

② 参看沈刚:《居延汉简语词汇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68-169页。

③ 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第163页。

④ 于豪亮:《居延汉简丛释》,收入《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第203页。

⑤ 参看沈刚:《居延汉简语词汇释》,第217页。